

2018.11.07

今周刊

林懷民的流刺網

文/陳亭均



雲門舞集四十五歲這年，旁邊必須打上星號，因為林懷民明年就要退休了，許多雲門老面孔也將跟著解甲歸田。不過，沒人認為這就是雲門「結局」，雲門是老字號，卻不只是塊匾額，它有它的歷史和生命，新的、舊的東西總能不分你我、百結蛇纏地共存著。雲門如海，林懷民在裡頭張了流刺網，捕撈名為生命的魚。

楔子

雲門舞集四十五歲這年，林懷民（老林）把自己逼得更緊了。當然，他日日年年都忙，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，但他明年就要退休了，今年底開演的「林懷民舞作精選」又是他的畢業作，於是所有活兒就像雨後的蕈菇，繁殖力強，一件滋生一件永保常鮮；加上他還想撥時間看看《延禧攻略》、《如懿傳》、新聞時事，老林自然更忙了。

舞作即將問世，宣傳工作也多了起來，鎂光燈全縮收到老林身上。他很早就習慣了這種事情，畢竟這麼久以來，大家都把林懷民視為雲門的頭臉。

不過，老林不希望人們這麼看著他，至少不希望大家「只」盯著他。對他來說，那些被冠上「林懷民」的驚人舞作，泰半是從其他地方長出來的。所以如果媒體的燈光只聚焦在他身上，那可是怎麼也照不準、照不對的。

老林認為光該照到舞者身上，因為「雲門，是舞者的雲門，他們最好的年華都在

這裡了！」他很有力量地盯著我看，從盒裡掏出一根大衛杜夫香菸，燃起了火頭正色說，「我非常、非常尊敬每一位雲門的舞者。」

外界可能還不知道，明年不只是老林要退休，雲門的資深舞者周章佞、楊儀君、蘇依屏、蔡銘元、黃珮華等人，也都要在雲門謝幕了。所謂「林懷民舞作」，自始至終練在他們身上，換了人，跳起來也可能走了味。所以「林懷民時代」或許真要名副其實地結束了，這個林懷民舞作精選，「很可能就是我作品的絕響。」

「對我來說，一點也不要緊！」老林接著大笑：「退休之後，我或許會一直不知道要做什麼，坐在沙發上看連續劇，越來越胖！」

有些話，林懷民自己不好公開說，但是他排這支舞還是有些心思的。有次，老林靜靜地跟助理藝術總監李靜君講了些話。

無框眼鏡後頭，老林的眼瞳閃亮，直直望向巨大的雲門劇場。

李靜君記得，老林那時候告訴她的話是：「這是我這一生給你們最後一個禮物……。」



2004 年到德國伍爾斯堡藝術節演出《松煙》的謝幕情景。圖/雲門舞集提供。

九妹

由於九妹是隻狗，所以牠這輩子都搞不懂老林幹嘛整天忙。每當中午最溽熱的時候，牠就咧起牙，舌頭也不窩在嘴裡了，拉得老長，悠悠地晃向八里烏山頭那間鐵皮屋。鐵皮屋前架了木頭平台，九妹就懶洋洋地蹲坐在那兒，一心一意等人餵些好吃的。

雲門的舞者都愛九妹，九妹也愛他們，但是九妹不愛老林。或許是因為老林身上的「人味」實在太重，導致動物們對他都有敵意，九妹也不例外。

老林一樣沒懂過九妹，九妹對食物總是含情脈脈，老林常常卻是食不知味的。舞還沒練妥，老林就不知肚餓，即使時間遲了，他說不放人就不會放人，「牠知

道不放人的那個就是我！」從此以後，九妹便怨老林，見著他，精氣神便全來，瞧著先生就狂吠。

九妹之所以叫九妹，原因是當年舞者正排練著雲門經典舞作《九歌》，所以九妹就成了《九歌》的妹妹，但牠自然是不認得這哥哥的，所以作為一隻狗，牠吼得於情於理。

九妹有次又吠老林，老林直挺挺地站在那兒寸步不退，朝牠嚴聲喝斥，一人一狗這麼僵著，爬著的虎虎生風，站著的道理連篇，九妹和老林分別飾演著鴨子與雷，本性和經驗定義了他們，九妹和老林或許都不得不屈服於自己的風格。

那間鐵皮屋在二〇〇八年被一把惡火給燒了，老林說，那之後九妹就不知流落何處。「火燒時，牠心裡一定完全瘋狂了，火那麼大，牠再也不敢回來。」老林心裡其實一直惦記著失蹤的狗兒，這件往事沒什麼人知道，但一條生靈沒了家，對他來說就是件挺痛的事。老林剛抽完了一根菸，好好地把菸頭上的火星給壓熄了。

不過雲門畢竟活了四十五年，人來人去，花開花謝，狗來狗往，老林對狗兒的記憶終究是有些錯亂了。他口裡那隻不知流落何處的狗，並不是九妹，應該是另外一隻。

九妹比較欣賞的那一種人，如先前在雲門待了二十五年的舞者周章佺，早先就跟我聊過九妹的故事。她說，九妹年歲到了後，就歸於塵土了。

老林和周章佺都講了狗的故事，老林悲傷地說，周章佺則笑著聊，故事都很有嚼勁。相較之下，「雲門」這塊掛了四十五年的燦爛招牌，反而顯得像塊沒生命的匾額。其實老林與舞者真正的故事，就該是藏在巍峨的匾後頭的東西，深更半夜會上心頭的。

老林年輕時寫的小說，行文就很有機鋒，如他寫過一個奇男子，為了形容他的頭髮，創造了「百結蛇纏」這詞兒。如果放到國文課本，「百結蛇纏」的「注釋」大抵該是：頭髮處處打結，就像一條條小蛇纏繞糾圈在一塊兒。

對老林來說，雲門這東西，本來就應該是百結蛇纏的，哪有什麼偉大的名字、哪有什麼偉大的人，所有舞者的命運、生計、感情和技術，都「百結蛇纏」在一塊兒。

林懷民在舞者的靈魂上點了火，於是舞者們熊熊地燒了起來，將自己的生命、

靈肉都瘋狂地擠了出來，像創世之初的大濃湯，閃電和元素在裡頭跳動，老林說：「再來一次！」「你還可以更多！」於是舞者又瘋狂地旋轉，在裡頭碰撞，然後雲門就誕生了一些連上帝都沒想過的東西。

「我的本性就是掙扎，有很騷動的部分，也受過很規矩的養成教育，所以現在人盡可夫！東張西望！」老林笑說，這話的意思，不是說他感情上隨便，但他的雲門和他自己，就是這麼衝撞、蛇纏、糾結、七葷八素地搞出了雲門這座巨大的、前頭不綴上「貞節」的牌坊。

「雲門」不是一場廉價的「偉大」革命，而是一段生命。這條命是幾個世代的舞者，或許還有九妹、菩提樹及許多數以千計的生靈共同創造的東西。

美國詩人梭羅曾說：「時間只是供我們垂釣的溪流。」

老林卻不只是想拿釣竿，他貪心，向著水裡撒了一副鋪張的流刺網，成了時間裡的撈命人。

雲門時空

1973 年 雲門成立。租用台北市信義路一家麵店 2 樓小公寓，作為排練場。

1975 年 遷居台北承德路小公寓，完成代表作《白蛇傳》。

1978 年 搬到南京東路公寓。11 年間完成代表作：《薪傳》、《紅樓夢》、《春之祭禮》、《我的鄉愁，我的歌》。

1988 年 雲門因困於長期的財務難關，宣布暫停。

1991 年 雲門復出，第一次領到政府的常態補助款。10 月搬到八里山上違建的鐵皮屋。16 年間完成代表作：《九歌》、《流浪者之歌》、《家族合唱》、《水月》、《竹夢》、《行草》、《烟》、《松煙》、《狂草》、《風·影》、《白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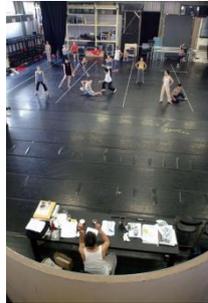
2008 年 2 月 11 日大年初五凌晨，八里排練場失火，多年心血付之一炬。舞者先後租借台北藝術大學、景美人權藝術園區排練。

2009 年 4 月，在歷經一年多的場地探勘後，新北市政府與雲門舉行「徵求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淡水文化藝術教育中心案」簽約儀式。8 月搬遷至八里中華路二段鐵皮廠房，作為「雲門劇場」興建完成前的排練場。此後 5 年間，完成作品包括：《花語》、《聽河》、《屋漏痕》、《如果沒有你》、《稻禾》。

2011 年 5 月 18 日舉行雲門劇場淡水園區的開工動土典禮。

2014 年 10 月 27 日取得雲門劇場使用執照。

2015 年 4 月 19 日雲門劇場開幕。經過 7 年籌備營建，42 歲的雲門終於有了自己的家。



2003 年林懷民排練《松煙》。圖/劉振祥。



2003 年雲門鳳山戶外演出，舞者排練照。圖/劉振祥。

稽首

李靜君不是雲門「第一代」舞者，第一代舞者其實只剩下老林一個，不過她的資歷也夠深了。一九八三年，老林還不是老林，才三十多歲，李靜君也在那年加入了舞團，她才十七歲。

當時她在雲門夏令營首次見到了老林，「舞者們全都滿頭大汗，聽他講舞！我才知道，原來有一群人那麼努力！」接著，李靜君又看到雲門演出的舞作《薪傳》。那時雲門成立十周年，在一間體育館籃球場演出，「空間裡頭的回音很大……。」她記得，音樂家陳揚的打擊樂聲震撼了整個場館。

然而，館內轟然時，音樂卻突然消失，「像是壞了。」她有些緊張，台上舞者們卻不然，他們繼續靠著默契，張口開始哼唱出那遺失的旋律，就像《薪傳》這名字，香火就傳了下去。

「等音樂又能放出來的時候，情緒都激盪了起來！」李靜君當下決定加入雲門，那時候她還懵懂，雲門是什麼？舞蹈是什麼？她還弄不清楚，而且有些更切身的悲傷在她身旁如影隨形著。

一談起李靜君，老林就垂首低眉，「靜君是眷區出來的，五歲還小小的，就要站到瓦斯爐前面，墊張椅子，煮飯給家裡人吃。」

李靜君在底層滾過，「從小看到爸爸媽媽在大吵。」她妹妹在一九九八年得了精神官能症，原本纖細的身體開始被幽暗的東西占據、膨脹，陷入家裡的沙發中；她的阿姨曾臥軌；表哥因為精神疾病也瘋掉了。李靜君從小學舞，她當然要跳舞，而且舞蹈對她來說比人生容易一些，老林和跳舞都很難搞，「但命運更難

搞……，更無奈。」



1992 年李靜君與團員排練。圖/劉振祥。



1997 年《家族合唱》，李靜君飾「黑衣」一角。
圖/劉振祥。

李靜君曾經跳過《家族合唱》裡的「黑衣女子」，從紗幕後伸出一隻手跳完整段舞。老林用很動情的聲音說：「她只用那隻手，就表達了對人生的憤怒、控訴。」李靜君被生下來就開始修行了，老林則推了她一把。

「他給你全部的自由，有多少能耐、修為就跳成怎樣！」她說，「有次男友來看演出，回家以後就非常害怕，並說：『妳不是我認識的妳！』但是林懷民知道，說：『我只是把妳身體裡呼之欲出的東西拉了出來』，比睡在旁邊的男人更認識妳！」

「後來我終於知道，舞蹈是我的救贖……雲門的精神，就是要對生命有渴望。」李靜君說，「《水月》是空，《松煙》是空，諸法皆空，一切如夢幻泡影。」她若有所思吐出幾個字，「我現在看我妹妹，覺得她好美，高處就是低處，低處就是高處，我五體投地。」就像她在舞台上那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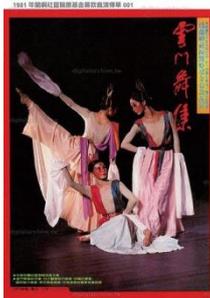
沉肩墜肘、含胸拔背，有些東西在看不見的命運裡頭生了根，李靜君五體投地。



1973 年雲門創團首演海報，以編舞家林懷民的舞作《盲》（1975）為主視覺。圖/雲門數位典藏提供。



1979 年雲門首次赴美公演的海報，以編舞家林懷民的舞作《白蛇傳》（1975）為主視覺。由舞者郭美香飾白蛇，林秀偉飾青蛇。圖/雲門數位典藏提供。



1981年雲門赴蘭嶼演出的海報，以編舞家林懷民的舞作《星宿》（1979）為主視覺。

舞者為（左起）鄭淑姬、初德麗、羅曼菲。圖/雲門數位典藏提供。

法門

前陣子老林暫時不在雲門，出國了。不過在這之前，李靜君就跟他說好，要他暫時忍耐，時候不到就不許老林進場看排練。

淡水秋暖，雲門劇場外的天空掛了顆上等的太陽。不過排練室裡的舞者可沒時間去曬曬身子、伸伸懶腰。他們伸腰是為了要抓時間多練，心裡頭要算好拍子像數數兒，記好動作，上銳下鈍地擺妥重心，一切得按「法門」走。

這是舞者趕在老林進場看舞之前非得完成的功課。舞者們必須先把動作「煉」出火候，讓一些東西機械式地長到身上。從蓋房子的角度說來，這就是如何釘好釘子，怎麼搭好木頭的活兒。等到老林看到舞者跳，作品的結構就得四平八穩，好讓他拋光上釉。

舞者黃珮華記得，她剛進雲門時，怎麼樣也練不好一招「大弓箭步」，「老師跟我說，同一個動作做上一百次，就會練好了！」當年她是菜鳥，說一百，就練一百，「痠痛也不敢說，最後胯部就拉傷，那一季完全無法跳舞。」

陳慕涵進團時，曾用在學校的動作方法試練《白蛇傳》青蛇的動作，成天在地上爬啊擰的，不過撐上七天，軟骨就裂了，送進醫院開刀。柯宛均剛畢業就加入雲門，才二十二歲，跳《紅樓夢》的「賈母」，「走一步就被罵一次。」

說到底，黃珮華、陳慕涵、柯宛均在進入雲門前，都已經學了一輩子的舞，底子夠實在。但老字號有老字號壓箱的東西，雲門的「法門」很地道，代代滋長添生，就像某種「結論」，要怎麼蹲抬腿腳，要怎麼伸拉手臂，每一支舞都有版樣。

雲門舞集活了四十五年，從一九七三年起，算算也來去了五代舞者。從創始之初，雲門就有點像張鯊魚的嘴，不斷把現世的養分吃進肚裡消化。鯊魚嘴裡的

牙最特別，隨時在汰換，舊的掉了，就長新的，雲門舞者就像那些牙，一個世代一個世代交錯地長。

第一代舞者劉紹爐、郭美香、羅曼菲已經過世，羅曼菲的雕像還立在劇場旁的蓮花池邊，其他人則各奔東西，剩下老林隻身在雲門掌櫃。

第二代舞者李靜君還在；十年之後進團的第三代舞者周章佺、楊儀君已算是老江湖，是骨幹；蔡銘元、黃珮華、蘇依屏、王立翔、柯宛均、侯當立在二〇〇〇年左右進團，這些第四代舞者在團裡也待了近二十年。到了現在，近乎半世紀，更年輕的第五代舞者，陳慕涵、黃立捷也跳入雲門像水潭一樣的歷史裡頭。

有些舞者參與了舊舞作創生的時刻，有些舞者卻趕不及。雲門的舞，始終推陳出新，新舞者若要練舊舞，就非得先學規格套路。老林和李靜君不要舞者折跟頭、打把式，他們要年輕舞者先學會爬了再飛。這些功夫，天天在眼皮底下練著，不太惹人留意，但遇著事情就會知道它在。

很長一段時間，周章佺、楊儀君、蘇依屏、蔡銘元、黃珮華都在雲門八里烏山頭的鐵皮屋裡磨舞。

這個排練室後來被一把惡火給燒了。楊儀君當年住在烏山頭附近，走三、四百公尺就能到排練場，她記得，火燒起來那天，她和也在雲門工作的先生，兩人快步到了排練場，烈焰黑煙燒得旺，「我先生哭了，急著問我：『那怎麼辦？』」

沒法兒怎麼辦。書燒了、木頭燒了，服裝燒了，冷氣燒了，舞者們記著「法門」的筆記也燒了。只有蘇依屏習慣把筆記本帶回家，所以她還留著那些記著太極導引老師熊衛、武術老師徐紀教的，像是「由下而上，從後到前，節節貫穿」那些口訣的紙冊。

奇怪的是，舞者們跟我講這些時，看起來並不悲傷。「東西要練在身上，不要只記在筆記本裡！記在筆記本的，都不是你的！」

周章佺被外國媒體稱作「舞蹈界的貴婦人」，臉上總掛著優雅的微笑，她輕聲解釋：「老師希望我們在作品裡，表現出不受外界影響的、安靜的一種東西，不隨波逐流，察覺自己在哪裡！」或許有些東西，那場火確實沒燒掉，包括《九歌》的面具、《花語》的花瓣，還有舞者的勁道、吐納。

「那一代人，學得最扎實。他們用十幾年的時間，學太極導引、內家拳，花了功夫，對應著舞作，慢慢把規格、法門融入身體，終於有了結論。」老林引了

《金剛經》談法門，「就像坐船、行舟」，渡河須用筏，到岸不須船，得度了，運載的工具就可放下了。

然而，雲門之所以是雲門，就像法門之所以是法門，進了「法門」，才能見著花，要等到花開見佛，卻還有得好磨，因為那是關乎生命的事情。

蔡銘元曾經把《九歌》裡，那孤獨的山鬼用身體展演出來，山鬼無言，絕望淒厲。老林不希望他的舞者「演戲」，但是他在排舞時，要把他們生命裡很深的東西拉到肌肉筋骨上頭。

蔡銘元剛開始準備跳山鬼，「就是不跟別人說話，上場前十分鐘，會關在自己房間，燈關暗，擠出最不好的回憶，哭一場！」但跳到後來，他的經驗和舞蹈已經混在一塊兒，腦子還沒動，肢體就已經動了起來。

周章佺當年懷孕了，暫停演出，坐在觀眾席看舞團跳舞。她見到台上為了《家族合唱》舞動的同事，她心裡只有一念，「不跳會後悔！」回到舞團後，她起舞旋轉，子宮就也跟著暈眩，但是她無法拒絕跳舞的渴望。

楊儀君生完孩子，每天做幾百次仰臥起坐，希望早日回到舞台上。這麼拚命，後來椎間盤突出了，醫師說有把刀插在她身體裡面，但她說：「我想要摸索，想要知道身體與舞之間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對話。」

確實，法門之後，就是身體和靈魂的事了。

黃珮華記得很清楚，二〇〇五年，舞團到希臘雅典附近的哈羅·阿迪庫斯露天劇場跳《流浪者之歌》。演出在晚上，「那是我第一次在戶外跳這個作品……。」天氣很好，帕德嫩神廟在遠方亮著微光，星星掛在乾淨的黑空，每個毛細孔都能感受到半島的微風。

「以前跳舞，我會想著自己的外在。」但是在那時候，她忘了觀眾，忘了老林，也忘了自己，精神沉到了內在深處。



2012年《九歌》蔡銘元。圖/劉振祥。



2008年大火後，排練場坍塌的鐵皮屋頂。圖/劉振祥。



2008 年大火後，爆散焦黑火場的《花語》花瓣。
圖/張贊桃。



2018 年淡水雲門劇場。圖/劉振祥。

離物何有時

雲門劇場，坐落在滬尾砲台與淡水高爾夫球場之間的坳地。從前這裡是老中央廣播電台，電台結構被列為紀念性建築而保存了下來，舊房舍就像化石岩層般，默默沉積在劇場基座。

建物入口處裝了現代玻璃推門，門前三棵高聳的南洋杉，南洋杉前是一片大草原。過了草原，爬二十幾層石階，一棵百歲大茄苳樹覆蓋著電台宿舍改建成的「大樹書房」，是喝咖啡和買書的地方。

老林前年底出了車禍，腿腳還不便給，但他攀上石階進了書屋，就又想再攀，他說想去頂樓，接著倚著扶手，一步步又踏拉著鞋，顛顛登了上去。

「再過幾年，我的身體狀況沒辦法通電到舞者狀況了。」老林說，「不掙扎，就是死亡，編一個舞，我必須肚臍眼對肚臍眼地編，舞者他們跳，其實是我們一起在跳……，但是再過幾年，我可能連我自己的身體都沒有辦法溝通了。」

他歪頭陷入了回憶，想起了當年陪八十多歲的編舞家瑪莎·葛蘭姆坐在後台看演出，「舞者在台上演出她早年演過的角色，葛蘭姆坐在後台跟著跳，每一寸身體都在動。」

「時代在變，雲門有點像鏡子一樣……。」老林苦笑繼續說：「我說個故事給你聽，我年輕時，只知道玉山有多高，其他台灣的事，知道得很少。九〇年代，我讀報紙，才知道花蓮外海可以賞鯨，外海裡頭有海豚！我是從希臘神話認識海豚的，一直以為只有愛琴海有。」他嘆口氣，「在時代裡，我們都是一步步向前走的。」

老林神色很莊嚴，但敏感纖細的神經似乎也在骨子裡顫抖。我不想說老林傷心，他是從來沒時間傷心的，但他肯定有些傷神。

林懷民有支舞叫《秋徑》，是男女雙人舞，女孩不斷地往舞台盡頭走，全身裹著黑布的男孩，像影子、像過往的時光、像回憶，有時沉重、有時溫柔地把女孩向來時路拉了回去。

女孩還是向前走，不得不走，即使步履蹣跚。



2018年《秋徑》。圖/劉咸昌。

後來，我跟老林一塊兒從雲門坐捷運到台北。我問他，「林老師，你近十年舞作裡的結論，怎麼都是虛無的、無奈的？」

老林笑笑說：「不是無奈，是絕望！」

但就像李靜君說的，老林身體裡有「神魔」共生，他說著很快又變了神情，豁達地笑，「雲門不會變成舊的東西，社會也在年輕化，觀眾也在年輕化。」

《薪傳》時，舞者腳踏著土地，克難而率性地舞出台灣。去年《關於島嶼》，字海如雨，島內的意識紛至沓來，怎麼說，老林和雲門都是與時俱進的，退休以後大概也是如此。

「林懷民舞作精選」裡頭或許有老法門、舊東西，但前頭人跳，後頭人再跳；三十歲跳、五十歲跳，每次演出都是獨一無二的，一次又一次重新印記了舞者們自身生命。雲門沒有死亡，因物故有時，離物何有時？就算法門一樣，生命的表現卻不相同。



2018年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雲門演出《松煙》。

圖/劉振祥。



排練室裡，舞者默默哈口氣，憋著，準備再往歷史的深潭裡頭沉潛下去。

新劇場厚實的玻璃帷幕，被陽光照得通透明亮。舊央廣正門入口的門楣，保留了台美斷交時的口號：「莊敬自強」四個大字的字痕，多少年了，看起來還是很有歷史氣度，身姿並不龍鍾。新劇場和老央廣，興盛的和衰微的、活著的與活過的東西，全在這兒共存著，其實沒分什麼你我。